

戒世春華

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
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再版

戰地春夢

每冊實價國幣貳元貳角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ERNEST HEMINGWAY'S
A Farewell to Arms
Translated by Lin Yi-chin

發 行 所	發 行 人	翻 譯 者	原 著 者
西 風 社	黃 嘉 音	林 疑 今	漢 明 威

上海霞飛路五四二弄
霞飛市場四號
電話八五六四五

紙價飛漲暫加三成發售

戰地春夢譯者序

近十年來，課餘飯後，讀了不少歐戰小說，並且曾親自翻譯德人作品三部，匈牙利人稱著長篇第一部，但是印象最深，歷久不忘，首推美國新作家漢明威（Ernest Hemingway）的戰地春夢；除歐戰小說外，時又翻閱近代英美戀愛小說，從以細膩文筆分析婦人心理的盧倫斯（D.H. Lawrence），到最近暢銷美國的三角戀愛故事隨處而去（Gone With The Wind），有的是顛倒人倫的悲劇，有的是兒女初戀的痴情，有的香艷，有的纏綿，有的悲癡，有的歡謔；但是只有少數是多讀而不倦的好書，戰地春夢也是其中之一。其實這故事並不複雜，人物並不偉大，情節並不離奇，書中人物，或許就是你我日常的朋友，他們的感想與遭遇，或許就是你自己的經驗。

作者漢明威於一八九八年七月廿一日生於美國中西部伊鄰諾州。自一九二三年起陸續發表小說故事，不數年間，一躍而為美國文壇驕子。最近西班牙內戰，以記者資格參加，曾一度報告義人義勇軍為西班牙軍所敗，震動一時。戰地春夢或許就是作者個人參加歐戰的經驗，所以寫來逼真。作者時在歐洲遊歷，歡喜打獵釣魚，一如他小說中的人物，本是小資產階級出身，無所謂激烈的思想。一九三七年他發表一部長篇，叫做 *To Have and to Have Not*，故事結局，彷彿是

出自美國新羣衆一派左傾作家之手，由此可見他的思想也在慢慢轉移。到了最近，目睹西班牙血戰的殘酷，他終於成爲反法西斯蒂的戰士。

漢明威可以說是美國大戰以後最有希望的作家。他的受人注意，大概是因為他獨創了一種簇新的風格，文筆簡潔有力。因爲摹倣的人多，自成一派。英美有些小說家，歡喜堆砌文句，雕刻字眼，艷妝濃抹，自炫高明。漢明威一掃此種華麗作風，只求文辭達意，說也奇怪，他竟然把美國中西部的方言，寫成美麗的美國散文。漢明威不但着重濃亮簡潔的對話，還極注意肉體的行動與感覺——所謂簡單而不複雜的情感。漢明威所有的著作，如沒有女人的男人（*Men Without Women*），太陽也昇了（*The Sun Also Rises*），午後之死（*Death in the Afternoon*）等，書中人物都是歡喜打獵，鬥牛，釣魚，野餐，醉酒，這些簡單的趣味。

漢明威歡喜以自傳式寫故事，戰地春夢也是如此。有些作家以爲自傳式的文章不科學化，有的甚至運用橫剖面的寫法，放棄前後的次序——例如朵斯帕索斯（*John Dos Passos*）的三部曲 *U. S. A.*。橫剖面的方法，可以輪流寫各人物，用以寫社會小說最爲合宜；有時寫來得法，整個社會，栩栩如生。戰地春夢用自傳式寫出，也有相當好處，因爲比較逼真，好像是真實的回憶錄。關於戰爭，只是淡淡數筆，而現代戰爭所有的恐怖，活躍於紙上。在這一點，作者的藝術，遠在一般所謂寫實小說之上。例如書中一段寫義軍大退却，許多人以爲是近代英文散文最精采的一段。作者對於男女情感，也是輕描淡寫，希望讀者自己意會。人物對話的內容，並非重要，但

是這些對話，自有一種緊張情緒，引人入勝。作者所寫，多是天氣寒熱雨晴，飢餓口渴，睡覺等簡單的感覺。這種感覺，普通人都有，文明人也有，野蠻人也有，大家容易體會。男女私事，寫來全不猥褻，不但無傷大雅，反而情意纏綿可愛。

漢明威曾以這書，自比莎翁名劇羅蜜歐與朱麗葉，似甚妥當。（書中主角是個典型的美國青年，歐戰爆發後，自投義軍任救護軍隊隊長，暇時以嫖飲自娛，以戀愛為遊戲。女主角是個英國女看護，未婚夫殉難於凡爾登一役，鬱鬱失意。作者就是把這樣兩個小角色，寫成一部淒絕人寰的故事。）作者文筆極有含蓄，就在最後最緊張的場面，也是簡簡幾筆，多一句不妥，少一句也不好。

戰地春夢全書為五卷，共四十一章。第一卷寫主角亨利在義大利的軍隊生活，初遇女看護卡薩玲和初次受傷。第二卷寫亨利養病期間，卡薩玲也設法在那醫院服務，二人相愛。第三卷寫亨利復原後重上戰線，不到幾天，德軍衝破義軍陣線，義軍大退，亨利死裏逃生，終而逃軍。第四卷寫二個有情人再會於義大利西北避暑勝地，因避逮捕，連夜划船逃出義境，入瑞士。第五卷記二人在瑞士蒙脫兒山居生活（關於蒙脫兒，請參看西風三十三期林無雙女士一篇冬季遊雪記），卡薩玲終因難產逝世。

戰地春夢的主題與其說是暴露戰爭的恐怖，倒不如說是暗，人生的殘酷。作者所最佩服的，就是慘遭人生磨折而不屈的勇者。卡薩玲不但是麗若天仙，且勇如木蘭，懷孕而不結婚她不怕，

即是最後難產期的時候，還是談笑自若，總爲遺物所乘。書中男女，雖在戰區，不死於槍林彈雨之下，竟於瑞士洛桑，亂世桃源，一生一死，千古長恨。

作者對於人生的殘酷，早就感覺到了。他的第一部名作我們的時代（一九二四年），寫美國中西部一青年參加歐戰，書中不但指出戰爭的恐怖，即在參加歐戰以前，我們的青年早已感覺人生的殘酷。作者一九二六年的太陽也昇了和一九二七年的沒有女人的男人，也是在寫人生的殘酷，社會的紛亂；逃避方法只是打獵、鬥牛、釣魚、醇酒、美人等等。歐戰以後，社會極不安定，空氣沈悶，一般青年只好以酒澆愁，或是以他種方法麻醉自己。漢明威的書，適合時代潮流，風行一時。時髦青年，社交應酬，甚至故意摹倣漢氏人物。

一九二九年戰地春夢出版，震動一時，作者聲名越大，書報雜誌，定期刊物，時有作者主照，粗眉大眼，笑容可掬，樣子有點像電影小生嘉博（Clark Gable），竟是美國黃金文壇驕子。英國有一位作家甚至稱這本書是古今十二大奇書之一，與莎翁名劇並稱。

漢明威成名以後，有時也寫一些應酬文章，發表於無聊的婦人雜誌。但是對於文藝作品，始終謹慎，不敢大批生產。一九三二年他發表鬥牛名著午後的死，以濃艷文章，繪畫西班牙鬥牛生活，聲色齊見。作者特別稱讚鬥牛者的奮勇，敢同死神開玩笑，對於西班牙過去의繁華，表示無限的憧憬。視着這至死不屈的勇敢，是巴黎咖啡店那種頹廢的畸形的生活，實行同性戀愛等等。近年又一小說集 *Winner Take Nothing*，更是充滿頹廢病態的氣氛，反映世界不景氣時那種煩

燥苦悶的生活。

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散文集非洲青山（*The Green Hills of Africa*），寫他在非洲的打獵，風景野獸，寫來不見精采，並且完全忽略了土人被壓迫的生活。因此這部書會受了他左派的朋友們抨擊。又過兩年，漢明威出一長篇，叫做 *To Have and to Have Not*，倒很受左派人士的歡迎。書寫美國東南部佛羅里達州一位私販，饒勇異常，挑戰社會，結果是感覺單人獨馬，無補於事。這部長篇小說的藝術，遠不及戰地春夢，但是至少作者對於人生的殘酷，社會的腐敗，已經不肯屈服，反而挑戰。作者甚至覺悟到個人力量的不可靠，得有集團的力量。大概就是這一種的覺悟，使得一位以打獵釣魚，醇酒美人為第二生命的浪漫作家，一變而為以法西斯蒂的戰士。

林疑今

卷 一

第一章

那一年晚夏，我們住在鄉下一間小房子裏。從我們那座房子，看得見隔河的平房，那平原同山聯在一起。河底有漂石和圓石子，在太陽光下，又白又乾；河水則又藍又清，水流得很快。軍隊從房子旁邊的路上走過，捲起塵沙，灑在樹葉上。樹幹也是積滿塵埃，樹葉早落。軍隊一開過去，塵沙滿天；微風一吹，樹葉兒就墮。軍隊走完以後，路上除落葉外，白白漫漫，空無一物。

平原上正有豐收，有許多菓子園。平原的後面是紫褐色的空山。山上正在打仗，夜裏我們看得見戰砲的閃光。在黑暗中，那些砲光真像夏天的閃電，不過，夜裏陰涼，不像夏天風雨未來前那麼煩熱。

我們有時在黑暗中，聽得見軍隊從窗下走過的聲音，此外還有用摩托牽引機拖着的大砲。晚上交通甚繁，有許多驢子走過，馱鞍上馱着軍火箱子，灰色的摩托貨車裝着人，此外還有一個裝貨的貨車，上面用帆布蓋着，走起來慢一點。白天有用牽引機拖着的大砲，長的砲管用綠色的樹葉

蓋着，牽引機上面則鋪着些葡萄藤和多葉的樹枝。朝北我們看得見隔着一條山谷的樹林，都是栗子樹，樹林後又是一山，不過那山仍在河的這一邊。那一山上，也有戰爭，不分勝負。秋天一到，雨一下，栗子樹上的葉兒都落了下來，只剩下秃枝和被雨打成黑色的樹幹，葡萄園也是空幹殘枝，觸目秋氣沙沈，樣樣東西都是濕的，都是褐色的。河上罩霧，山上堆雲，車子一在路上走過，泥水四濺，兵士很髒，他們的披肩又濕又滿是泥土。兵士的來福槍也是濕的，他們的披肩下掛着兩個灰色的皮做的子彈箱，裏面裝滿着又長又狹的六耗五的子彈，高高的突了出來，彷彿一看，好像是懷孕六月的婦人。

路上時有灰色的小汽車疾馳而過，車夫的旁邊每坐着一位軍官，車子的後排也是一些軍官。這些小汽車的濺泥濺水，比那些貨車更厲害。車子的後排倘若有一個小夥子，坐在兩位將軍中間——那小夥子小得連臉面都不見，只看得他的帽頂和他那細頸子——而車子又是開得特別快，那麼那小夥子準是義大利國王。他行營設在義國東北邊境烏定內，幾乎日日親上前線觀察戰況，無奈戰況不佳如何。

冬天一到，雨便下個不停；雨一來，霍亂也跟着來了。幸虧當局設法防備，軍隊中只死了七千人。

第二章

第二年有好幾場勝仗。山谷那邊的那個山和那有栗樹樹林的山坡，都已克服。南面那個平原也有勝仗。我們八月渡河，移居高雷西一間房子裏。這新房子裏有噴水泉，有有牆的花園，花園裏有許多繁盛而多蔭的樹。房子旁邊且有紫藤。現在空氣又不像從前那麼緊張，因為戰場不是近在一里，而是隔着好幾個山。不但我們那房子很好，就是整個小鎮，也是不錯。小鎮後面是河，前面是山，山則仍爲奧軍所佔據。奧軍退出這小鎮，極爲漂亮，就是現在，他們從山上開砲來攻，除爲軍事必需行動以外，並不亂轟。大概奧軍是希望將來，再回小鎮來住。敵人既是這樣客氣，我們也樂得安居下去。鎮上小街現有醫院，咖啡館，砲隊，二間妓院，一間給兵士，一間給軍官。夏季一完，夜涼如水，打仗又是在遠遠的山上。小鎮的火車橋，橋上的鐵板有砲彈洞，河邊有一個已經炸碎的隧道，方場上有樹，而通方場的路上也有一長排一長排的樹。此外還有女人，還有那坐汽車的國王，不過，現在已經看得到他的臉孔，他那長頸子的小身體，和他那山羊一般的一簇灰鬚。有時砲彈炸去一面牆壁，房子內部突然暴露，灰泥碎石，堆積花園或是路上。況且戰局已變，卡索前線順利，在此環境，那個不快活，比較去年秋天的困居鄉下好得多了。

小鎮外那個山上的橡樹林，現在完了。我們初到小鎮時，時在夏日，樹林青翠。現在只剩斷樁殘幹，地上則爲砲彈炸得四分五裂。那年秋末一天，我正在那兒走，看得一塊雲飛向山上來。雲塊來得很快，一瞬間太陽轉黃，失去光采，樣樣東西變成灰色，因爲天已被雲所遮。雲塊一落

下山來，突然已在我們身上，到那時候，才知道原來是雪。雪在風中斜斜地落，赤裸的大地盡爲所蓋，只有樹的殘幹突了出來。砲上滿是雪，戰壕後通向便所的地帶，已有雪徑。

後來我下山回到小鎮，跟一個朋友坐在軍官妓女院裏喝酒，望着窗外慢慢地落着大雪，知道今年戰事已經結束，河的後面那些山，一個也沒搶過來，那是明年的事。我的朋友發現那個跟我們一同吃飯的教士在街上走。因爲街上滿是雪水，教士一步一步小心地走。我的朋友敲着窗招呼他。他抬起頭來，看是我們便笑了一笑，我的朋友做手勢叫他進來，他却搖搖頭，走開去。那天晚上我們在飯堂裏吃飯，吃到通心麵，大家吃得又快又認真，用叉子捲起麵條，等到都斷清了才送進嘴，又一辦法是用嘴拼命吮。此外又從用草包着的加倫酒瓶裏倒酒出來喝。倒酒的方法是用食指把酒瓶的頸子拉下來，酒便流進同一隻手拿着的杯子裏。說起那酒，真是又清又紅的美酒。吃完通心麵以後，上尉便跟教士開起玩笑來了。

那教士年紀輕，臉孔容易紅，他的制服跟我們一樣，不過胸前左面袋子上面，多加一個深紅色絲絨做的十字架。上尉爲要給我完全聽得懂，故意說洋涇浜的義大利話。

『教士今天跟姐兒睡覺，』上尉說，眼睛看着教士和我。教士臉孔泛紅，笑一笑，搖搖頭。上尉常常這樣窘迫他。

『你否認？我今天親眼看見的。』

『沒有這種事，』教士說。軍官覺得這場戲很有趣。

『教士不跟娘兒們來往，』上尉繼續說，『教士後來沒跟娘兒們來過，』上尉這樣對我解釋，替我倒了一杯酒，他說話時眼睛只看着我，不過眼角總是在留意那教士。

『教士每天晚上五個女人。』這話一說，滿座大笑。『你懂嗎？教士每天晚上五個女人。』上尉做手勢形容，大笑出聲。教士不做聲，當它是笑話。

『教皇希望奧人打勝，』少校說。『教皇是法蘭約瑟（奧皇）的好朋友。教皇的錢就是敵人那邊來的。我根本就不相信有甚麼神。』

『你看過黑豬欄那部書嗎？』中尉問我。『我替你找一本來給你看。我自從看那本書以後，』

『不信教。』

『那部書太髒，』教士說，『你一定不歡喜看。』

『那部書真是寶貝，』中尉道。『把教士所有的黑幕都拆穿了。你一定歡喜看。』在燭光之下，我向教士笑笑，教士也向我笑笑道：『別看那書。』

『我替你找一部，』中尉還是很熱心。

『有思想的人都不信教，』少校說，『不過，我也不相信甚麼共濟會。』

『我倒相信共濟會，』中尉接着說，『這是一種高尚的組織。』外面有人進來，門一開，我看得見外面在落雪。

『雪一落沒仗打了，』我說。

『當然沒仗打了，』少校說。『你應當請假玩一玩，你應當到羅馬，那不勒斯，西西里——』
『他應當到阿馬斐去，』中尉說。『我替你寫介紹信，介紹你給我家裏的人。他們會把你當做親兒子一樣招待。』

『他應當上巴勒摩那兒去。』

『他得上卡普里去。』

『我希望你去看阿布盧齊，望望我的家人，』教士說。

『聽啊，他連阿布盧齊都提得出來。那邊的雪比這兒還要多。他又不想看農夫，幹嗎跑那兒去。讓他看看，文化及文明的中心地吧。』

『他應當玩玩好的女孩子。我給你那不勒斯幾個地址。女孩子又年輕又漂亮——還有母親做伴。哈！哈！哈！』

他看着教士叫出來：『每天晚上五個女人！』又是滿座大笑。

『你現在就可以請假，』少校說。

『我倒希望可以陪你去玩玩，』中尉說。

『回來的時候帶個留聲機來吧。』

『還要帶好的歌劇片子。』

『帶卡露索的唱片來吧。』

『別帶卡露索。他亂叫。』

『你可不希望會像他那樣亂叫？』

『他亂叫。我還是說他亂叫！』

『我希望你會到阿布盧齊去，』教士對我說。其餘的人自在爭辯。『那兒打獵最好。氣候雖則是冷一點，不過天朗氣清，那兒的人又和氣。你可以住在我的家裏。家父是個著名的獵戶。』

『走罷，』上尉說。『我們趁早找娘兒去，否則又要關門了。』

『晚安，』我對教士說。

『晚安，』他說。

第 二 章

我回到前線去的時候，軍醫處還是在那個小鎮上。附近鄉下，砲比從前多，而春天也到了。田野青翠，沿途樹木吐葉，葡萄藤生了小小的青芽，海邊則有微風吹過來。我看見那小鎮，小鎮上面那個小山和城堡，在衆山中間，作一杯狀。再過去便是褐色的大山，山坡上稍有青翠。小鎮裏砲更多，還有一些新的醫院，街上可以碰到英國男人和一二英國女人，此外又添了一些砲火所毀的房子。天氣暖和如春，我在樹蔭小巷裏走，滿身給牆上的陽光晒得暖洋洋。他們還是住在那些老房子，看來跟我離開時沒多大分別。大門開着，一個兵士坐在門外椅上晒太阳，邊門還有一輛

救護車。我一走進門便聞到大理石地板和醫院的氣味。景物如前，只是春天到了。我在大房間門口窺探一下，看見少校坐在裏面辦公，窗子打開，陽光晒了進來。他沒看見我，而我則不曉得現在報到好呢，還是先上樓洗滌一下。末了我還是決定先洗一洗身。

我和雷那蒂中尉合住一個房間，窗子朝着天井，現在窗子打開，我的床鋪好毛氈，防毒氣具放在一個長方形的錫罐子裏，鋼盔仍舊掛在那釘子上。床尾放着我那扁箱子，箱子上捆着我那副冬大用的長靴，油擦得發光。我那枝從奧軍便衣隊搶來的來福槍，則掛在兩張床的中間。來福槍的槍管和槍柄都還在。槍管八邊形，已經變成藍色；槍柄是用胡桃木做成，高可及額，暗暗發光，極為可愛。配着那來福槍的望遠鏡，我記得是鎖在箱子裏。雷那蒂中尉本來睡在床上，聽見我的聲音，醒了轉來。他坐起身來說：

『啊！玩得好嗎？』

『好極了。』

我們倆握手，他抱住我的頭頸吻我。

『噢，』我說。

『你身上髒，』他說，『洗一洗吧。你到過甚麼地方，做了甚麼事？現在都告訴我。』

『我甚麼地方都去。米蘭，佛羅蘭斯，羅馬，那不勒斯，維拉·聖·佐凡尼，墨西拿——』
『你說來好像是個火車喪。有沒有甚麼艱遇？』

『有。』

『那兒？』

『米蘭，佛羅蘭斯，羅馬，那不勒斯——』

『够了，够了。說老實話，只要把那最得意的告訴我。』

『在米蘭。』

『那恐怕是最先到的吧。你在那兒碰見她？在科伐？你們上那兒去玩？你覺得怎麼樣？現在都告訴我。是睡整個晚上的嗎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那也不足為奇。現在我們這兒也有好看的娘兒，又是新鮮貨色，從來沒上過前線的。』

『好極了。』

『你不相信嗎？今天下午你跟我來。現在鎮上也有好看的英國女人，我愛上了一個巴克萊女士。我帶你去望望她。說不定我會討她做老婆。』

『我得洗洗身報到。現在大家都閒着嗎？』

『自從你走了以後，沒有甚麼大病症，只是些凍瘡，凍傷，黃疸，白濁，自己弄上去的傷，肺炎，楊梅瘡。每星期總有人被石塊所傷。真的受傷當然也有啦。下禮拜戰事又要開始，他們說戰事或者又要開始。照你看，我跟巴克萊女士結婚行不行——婚期自然得在停戰以後。』

『當然行啦。』我一面說，一面倒水。

『今天晚上你得把所有的艷遇告訴我。』雷那蒂說。『現在我得多睡一回兒，養好精神，以最漂亮的臉孔去對付巴克萊女士。』

我脫掉外衣和襯衫，用冷水洗身。我一面用毛巾摩擦，一面看着房間裏的東西，看看窗外，又看看床上睡着的朋友。他跟我差不多年紀，長得漂亮，是義大利阿馬斐人。他做軍醫做得很起勁。我們倆是好朋友。我望着他的時候，他睜開眼來。

『你有錢嗎？』

『有？』

『借我五十里拉罷。』

我揩乾手，從掛在牆上的外衣裏掏出皮夾子來。雷那蒂仍舊躺在床上，接過鈔票，摺了起來塞在褲袋子裏。他笑着說：『我得在巴克萊女士面前裝闊老。你真是我的好朋友，又是我的後台老板。』

『說鬼話，』我說。

那天晚上吃飯，我坐在教士的旁邊。我沒到他故鄉阿布盧齊去，他覺得很失望，好像傷了他的心一樣。他曾寫信給他的父親叫他們預備一切。我自己也覺得很不好意思，說不出不到那兒去的理由。其實我本來打算去的，後來一事又是一事，結果還是沒有去。我把這情形說明給他聽，